

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 原著选辑

上

北京政法学院哲学教研室编印

一九八〇年

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原著 选辑（上册）

目 录

（一）

-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二……………（1）
- 列 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16）
- 列 宁：《卡尔·马克思》
马克思的学说……………（25）
-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
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二）

- 恩格斯：《反杜林论》
第一编 哲学
三、分类。先验主义……………（36）
- 四、世界模式论……………（42）
- 五、自然哲学。时间和空间……………（47）
- 六、自然哲学。天体演化学，物理学，

化学.....	(52)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	
〔论文〕	
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	
.....	(61)
列 宁：《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	
第一章	
一、感觉和感觉的复合.....	(75)
四、在人类出现以前自然界是否存在？	
.....	(83)
五、人是否用头脑思想？.....	(97)
第三章	
一、什么是物质？什么是经验？	
.....	(106)
第五章	
一、现代物理学的危机.....	(117)
二、“物质消失了”.....	(123)
三、没有物质的运动是可想像的吗？	
.....	(132)
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唯物	
论部分）.....	(142)

(三)

马克思：《资本论》	
第一卷第二版跋.....	(152)
恩格斯：《反杜林论》	
引论	

一、概论.....	(154)
第一编 哲学	
十二、辩证法。量和质.....	(164)
十三、辩证法。否定的否定.....	(174)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	
〔论文〕	
《反杜林论》旧序。论辩证法	
.....	(185)
辩证法.....	(189)
〔札记和片断〕	
〔辩证法〕.....	(196)
列 宁：《辩证法的要素》.....	(204)
列 宁：《谈谈辩证法的问题》.....	(207)
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部分）.....	(213)
毛泽东：《矛盾论》	
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一、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二、一月二十七日的讲话	
《党内团结的辩证方法》，	
均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四)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222)
恩格斯：《反杜林论》	

第一编 哲学

九、道德和法。永恒真理

..... (228)

列 宁：《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

第二章

一、“自在之物”或切尔诺夫对恩格斯的驳斥..... (241)

四、有没有客观真理？..... (250)

五、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或波格丹诺夫发现的恩格斯的折衷主义..... (261)

六、认识论中的实践标准..... (269)

毛泽东：《实践论》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见《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

《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

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 古典哲学的终结

二①

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在远古时代，人们还完全不知道自己身体的构造，并且受梦中景象的影响②，于是就产生一种观

① 这一章主要是论述哲学的基本问题，解剖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恩格斯首先总结哲学战线两条路线斗争的全部历史经验，第一次完整地论述了哲学基本问题的两个方面，既指出承认不承认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是区别唯物论和唯心论的唯一正确标准；又指出承认不承认思维能够正确认识客观世界，即是不是承认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是区分可知论和不可知论的标准，并用实践的观点，彻底批判了不可知论。接着解剖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既指出它的“基本内核”，又指出它并没有摆脱十八世纪旧唯物主义的机械性，形而上学、唯心史观等局限性，是个半截子唯物主义者，并分析了造成这种状况的社会历史根源。恩格斯还批判了斯达克混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界限的错误。

② 在蒙昧人和低级野蛮人中间，现在还流行着这样一种观念：梦中出现的人的形象是暂时离开肉体的灵魂；因而现实的人应当对自己出现于他人梦中时针对做梦者而采取的行为负责。例如伊姆·特恩于1884年在圭亚那的印第安人中就发现了这种情形。——恩格斯注

念：他们的思维和感觉不是他们身体的活动，而是一种独特的、寓于这个身体之中而在人死亡时就离开身体的灵魂的活动。从这个时候起，人们不得不思考这种灵魂对外部世界的关系。既然灵魂在人死时离开肉体而继续活着，那末就没有任何理由去设想它本身还会死亡；这样就产生了灵魂不死的观念，这种观念，在那个发展阶段上决不是一种安慰，而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命运，并且往往是一种真正的不幸，例如在希腊人那里就是这样。到处引起这种个人不死的无聊臆想的，并不是宗教上的安慰的需要，而是由普遍的局限性所产生的困境：不知道已经被认为存在的灵魂在肉体死后究竟怎么样了。同样，由于自然力被人格化，最初的神产生了。随着宗教的向前发展，这些神愈来愈具有了超世界的形象，直到最后，由于智力发展中自然发生的抽象化过程——几乎可以说是蒸馏过程，在人们的头脑中，从或多或少有限的和互相限制的许多神中产生了一神教①的唯一的神的观念。

因此，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认识问题，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象一切宗教一样，其根源在于蒙昧时代②的狭隘而愚昧的观念。但是，这个问题，只是在欧洲人从基督教中世纪的长期冬眠中觉醒以后，才被十分清楚地提了出来，才获得了它的完全的意义。思维对存在的地位问题，这

① 一神教是指信奉一个神的宗教，如基督教、伊斯兰教等。

② 蒙昧时代指原始社会的初期。

个在中世纪的经院哲学①中也起过巨大作用的问题：什么是本原的，是精神，还是自然界？——这个问题以尖锐的形式针对着教会提了出来：世界是神创造的呢，还是从来就有的？

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了两大阵营。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从而归根到底以某种方式承认创世说的人（在哲学家那里，例如在黑格尔那里，创世说往往采取了比在基督教那里还要混乱而荒唐的形式），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

除此之外，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个用语本来没有任何别的意思，它们在这里也不能在别的意义上被使用。下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如果给它们加上别的意思，就会造成怎样的混乱。

但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我们关于我们周围世界的思想对这个世界本身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们的思维能不能认识现实世界？我们能不能在我们关于现实世界的表象和概念中正确地反映现实？用哲学的语言来说，这个问题叫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绝大多数哲学家对这个问题都作了肯定的回答。例如在黑格尔那里，对这个问题的肯定回答是不言而喻的：我们在现实世界中所认识的，正是这个世界的思想内容，也就是那种使世界成为绝对观念

① 在欧洲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是宗教唯心主义哲学，由于这种学派主要是在天主教的神学院里讲习教义而被称为经院哲学。它撇开实践经验，用极其烦琐空洞的论证来为基督教教义作辩护，所以也称烦琐哲学。

的逐渐实现的东西，这个绝对观念是从来就存在的，是不依赖于世界并且先于世界而在某处存在的；但是思维能够认识那一开始就已经是思想内容的内容，这是十分明显的。同样明显的是，在这里，要证明的东西已经默默地包含在前提里面了。但是这决不妨碍黑格尔从他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论证中做出进一步的结论：因为对他的思维来说他的哲学是正确的，所以他的哲学也就是唯一正确的；只要人类马上把他的哲学从理论转移到实践中去，并按照黑格尔的原则来改造全世界，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就会得到证实。这是他和几乎所有的哲学家所共有的幻想。

但是，另外还有其他一些哲学家否认认识世界的可能性，或者至少是否认彻底认识世界的可能性。在近代哲学家中，休谟①和康德②就属于这一类，而他们在哲学的发展上是起过很重要的作用的。对驳斥这一观点具有决定性的东西，已经由黑格尔说过了，凡是从唯心主义观点出发所能说的，他都说了；费尔巴哈所附加的唯物主义的的东西，与其说是深刻的，不如说是机智的。对这些以及其他一切哲学上的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既然我们自己能够制造出某一自然过程，使它按照它的条件产生出来，并使

① 休谟（1711—1776），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不可知论的著名代表。

② 康德（1724—1804），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唯心主义的先验论者，不可知论者。康德在自然科学方面曾提出天体演化的星云说，表现了自发的唯物主义倾向。他承认意识之外客观世界的存在，即“自在之物”的存在，但又认为人们是不能认识这个“自在之物”的。

它为我们的目的服务，从而证明我们对这一过程的理解是正确的，那末康德的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就完结了。动植物体内所产生的化学物质，在有机化学把它们一一制造出来以前，一直是这种“自在之物”；当有机化学开始把它们制造出来时，“自在之物”就变成为我之物了，例如茜草的色素——茜素，我们已经不再从田地里的茜草根中取得，而是用便宜得多、简单得多的方法从煤焦油里提炼出来了。哥白尼①的太阳系学说有三百年之久一直是一种假说，这个假说尽管有百分之九十九、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的可靠性，但毕竟是一种假说；而当勒维烈②从这个太阳系学说所提供的数据，不仅推算出一定还存在一个尚未知道的行星，而且还推算出这个行星在太空中的位置的时候，当后来加勒③确实发现了这个行星的时候，哥白尼的学说被证实了。如果德国的新康德主义④者企图复活康德的观点，

① 哥白尼（1473—1543），波兰杰出的天文学家。1543年，他提出了太阳中心说，即太阳系学说。他的理论推翻了公元二世纪以来占统治地位的地球中心说，有力地打击了上帝创造世界的荒谬观点。

② 勒维烈（1811—1877），法国天文学家和数学家。他根据哥白尼的假说，用数学方法计算出当时还未发现的海王星的位置。

③ 加勒（1812—1910），德国天文学家，1846年他根据勒维烈的计算发现了海王星。

④ 新康德主义产生于十九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是一个反动的资产阶级哲学流派，代表人物有德国的朗格、李普曼等人。新康德主义者抛弃康德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因素，把“自在之物”丢掉，企图复活康德的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观点。

而英国的不可知论者企图复活休谟的观点（在那里休谟的观点从来没有绝迹），那末，鉴于这两种观点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早已被推翻，这种企图在科学上就是开倒车，而在实践上只是一种暗中接受唯物主义而当众又加以拒绝的羞羞答答的做法。

但是，在从笛卡儿①到黑格尔和从霍布斯②到费尔巴哈这一长时期内，推动哲学家前进的，决不象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只是纯粹思想的力量。恰恰相反，真正推动他们前进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速的进步，在唯物主义者那里，这已经是一目了然的了，而唯心主义体系也愈来愈加进了唯物主义的内容，力图用泛神论③的观点来调和精神和物质的对立；因此，归根结底，黑格尔的体系只是一种就方法和内容来说唯心主义地倒置过来的唯物主义。

由此可以明白，为什么施达克在他对费尔巴哈的评述中，首先研究费尔巴哈对思维和存在的关系这个基本问题的立

① 笛卡儿（1596—1650），法国资产阶级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他的哲学是二元论，归根到底是一种唯心论。他认为物质和意识是两个互不依赖的独立实体，而上帝则是这两种实体的创造者。在认识论上，他是个唯心主义的唯理论者。他的自然观是机械唯物主义的，但含有一些辩证法思想。

② 霍布斯（1588—1679），英国资产阶级哲学家，机械唯物论的著名代表。

③ 泛神论是一种把神融化在自然界中的哲学观点。它认为神不在自然界之外，而是在自然界之中，神就是自然界本身。

场。在简短的导言里，作者对以前的、特别是从康德以来的哲学家的见解，都是用不必要的晦涩难解的哲家语言来阐述的，并且由于过分形式主义地死守黑格尔著作中的个别词句而大大贬低了黑格尔。在这个导言以后，他详细地叙述了费尔巴哈的有关著作中一贯表现出来的“形而上学”本身的发展进程。这一部分叙述得很用心，很明白，不过象整本书一样，决不是到处都不能避免的哲学用语堆砌得太多了。作者愈是不保持同一学派或者哪怕是费尔巴哈本人的用语，愈是把各种学派、特别是在今天象传染病一样流行的、自称为哲学派别的那些学派的用语混在一起，这种堆砌所造成的混乱就愈大。

费尔巴哈的发展进程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诚然，他从来不是完全正统的黑格尔主义者）走向唯物主义的发展进程，这一发展使他在一定的阶段上同自己的这位先驱者的唯心主义体系完全决裂了。最后，他不可遏止地意识到，黑格尔的“绝对观念”之先于世界的存在，在世界之前就有的“逻辑范畴的预先存在”，不外是对超世界造物主的信仰的虚幻残余；我们自己所属的物质的、可以感知的世界，是唯一现实的；而我们的意识和思维，不论它看起来是多么超感觉的，总是物质的、肉体的器官即人脑的产物。物质不是精神的产物，而精神却只是物质的最高产物。这自然是纯粹的唯物主义。但是费尔巴哈到这里就突然停止不前了。他不能克服通常的哲学偏见，即不反对事情本质而反对唯物主义这个名词的偏见。他说：

“在我看来，唯物主义是人类本质和人类知识的大厦的基础；但是，我认为它不是象生理学家、狭义的自

然科学家如摩莱肖特①所认为的那样，不是象他们从他们的观点和专业出发所必然主张的那样，即不是大厦本身。向后退时，我同唯物主义者完全一致；但是往前进时就不一致了”。

费尔巴哈在这里把唯物主义这种建立在对物质和精神关系的特定理解上的一般世界观同这一世界观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即十八世纪所表现的特殊形式混为一谈了。不仅如此，他还把唯物主义同它的一种肤浅的、庸俗的形式混为一谈，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现在就以这种形式继续存在于自然科学家和医生的头脑中，并且被毕希纳、福格特②和摩莱肖特在五十年代拿着到处叫卖。但是，象唯心主义一样，唯物主义也经历了一系列的发展阶段。甚至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而自从历史也被唯物主义地解释的时候起，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也在这里开辟出来了。

上一世纪的唯物主义主要是机械唯物主义，因为那时在所有自然科学中达到了某种完善地步的只有力学，而且只有刚体（天空的和地上的）力学，简言之，即重量的力学。化学刚刚处于幼稚的燃素说③的形态中。生物学尚在襁褓中；

① 摩莱肖特（1822—1893），荷兰生理学家，庸俗唯物主义者。他把思维、意识看作是脑髓的分泌物。

② 毕希纳（1824—1899），德国医生，庸俗唯物主义者。福格特（1817—1895），德国自然科学家，庸俗唯物主义者。

③ 燃素说是十八世纪流行的一种解释燃烧现象的错误观点。提出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是德国化学家格·斯塔尔（1660—1734）。他认为，物体中存着一种无重量、无形状的“燃素”，由于这种“燃素”的存在，物体才能燃烧。

对植物和动物的机体只作过极粗浅的研究，并用纯粹机械的原因来加以解释；正如在笛卡儿看来动物是机器一样，在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者看来，人是机器。仅仅运用力学的尺度来衡量化学过程和有机过程（在这些过程中，力学定律虽然也起作用，但是被其他较高的定律排挤到次要地位），这是法国古典唯物主义的一个特有的、但在当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这种唯物主义的第二个特有的局限性在于：它不能把世界理解为一种过程，理解有一种处在不断的历史发展中的物质。这是同当时的自然科学状况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形而上学的即反辩证法的哲学思维方法相适应的。人们知道自然界是处在永恒的运动中。但是根据当时的想法，这种运动是永远绕着一个圆圈旋转，因而始终停留在同一地点；总是产生同一的结果。这种想法在当时是不可避免的。康德的太阳系发生说①刚刚提出，而且还只是被看做纯粹的奇谈。地球发展史，即地质学，还完全没有人知道，而关于现今的生物是由简单到复杂这样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结果的看法，当时还根本不可能科学地提出来。因此，对自然界的非历史的观点

① 太阳系发生说是1755年康德提出的。根据这个假说，宇宙间原来充满着云雾状的物质粒子。这种物质密度不均，温度很高，在斥力和引力的作用下，发生漩涡运动，逐渐冷却凝聚，向一个平面集中。密度较大的云块形成了中心天体太阳，而密度较小的云块则形成了围绕太阳旋转的各种行星和卫星。这就形成了太阳系。这个学说表明，太阳系并不是从来就有一成不变的，它也有一个产生、发展和毁灭的过程。

是不可避免的。根据这一点大可不必去责备十八世纪的哲学家，因为连黑格尔也有这种观点。在黑格尔看来，自然界只是观念的“外化”，它在时间上不能发展，只是在空间中展示自己的多样性，因此，它把自己所包含的一切发展阶段同时地和一个挨着一个地展示出来，并且注定永远重复总是同一的过程。黑格尔把发展是在空间以内、但在时间（这是一切发展的基本条件）以外发生的这种谬论强加于自然界，恰恰是在地质学、胚胎学、植物和动物生理学以及有机化学都已经建立起来，并且在这些新科学的基础上到处都产生了预示后来的进化论的天才猜测（例如歌德和拉马克①）的时候。但是，体系要求这样，因此，方法为了要迎合体系就不得不背叛自己。

这种非历史的观点也表现在历史领域中。在这里，反对中世纪残余的斗争限制了人们的视野。中世纪被看做是由千年来普遍野蛮状态所引起的历史的简单中断；中世纪的巨大进步——欧洲文化领域的扩大，在那里一个挨着一个形成的富有生命力的大民族，以及十四和十五世纪的巨大的技术进步，这一切都没有被人看到。这样一来，对伟大历史联系的合理看法就不可能产生，而历史至多不过是一部供哲学家使用的例证和插图的汇集罢了。

五十年代在德国把唯物主义庸俗化的小贩们，丝毫没有越出他们的老师们的这个范围。自然科学后来获得的一切进

① 拉马克（1744—1829），法国著名的生物学家，达尔文进化论的先驱。他最先提出了生物进化的学说，同当时在生物学中占统治地位的物种不变的形而上学观念进行了斗争。

步，仅仅成了他们否认有世界创造主存在的新论据；而在进一步发展理论方面，他们实际上什么事也没有做。如果说，唯心主义当时已经智穷才竭，并且在1848年革命中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那末，使它感到满足的是，唯物主义在这个时候更是江河日下。费尔巴哈拒绝为这种唯物主义负责是完全对的；只是他不应该把这些巡回传教士的学说同一般唯物主义混淆起来。

但是，这里应当注意两种情况。第一，当费尔巴哈在世时，自然科学也还是处在剧烈的酝酿过程中，这一过程只是在最近十五年才达到了足以澄清问题的、相对完善的地步；新的认识材料以空前的规模被提供出来，但是，只是到最近才有可能在这种接连而来的发现的混乱状态中建立起联系，从而使它们条理化。虽然这三个决定性的发现——细胞、能量的转化和以达尔文^①命名的进化论，费尔巴哈全看到了，但是，这位在乡间过着孤寂生活的哲学家怎么能够充分研究科学，给这些发现以足够的评价呢？就是在自然科学家当中，当时有一部分人还对这些发现持有异议，有一部分人还不懂得充分利用这些发现。这里唯一可以非难的，是德国的可怜的状况，由于这种状况，当时哲学讲席全被那些故弄玄虚

① 达尔文（1809—1882），英国著名的生物学家。1859年他发表《物种起源》一书，提出了以自然选择为基础的生物进化学说，即达尔文的进化论。他认为，生物都是处在从低级到高级的进化发展过程中。在自然环境的作用下，生物界存在着顽强的生存斗争，比较适合于外界环境条件的个体得以生存，并逐渐积累有利的变异而发展新种，不适合的就被淘汰。

的、折衷主义的、打小算盘的人所占据，而比这些家伙高明百倍的费尔巴哈，却不得不在穷乡僻壤中过着农民式的孤陋寡闻的生活。因而，现在已经成为可能的、排除了法国唯物主义的一切片面性的、历史的自然观，始终没有为费尔巴哈所了解，这就不是他的过错了。

第二，费尔巴哈说，纯粹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虽然“是人类知识的大厦的基础，但是，不是大厦本身”，这是完全正确的。

因为，我们不仅生活在自然界中，而且生活在人类社会中，人类社会同自然界一样也有自己的发展史和自己的科学。因此，任务在于使关于社会的科学，即所谓历史科学和哲学科学的总和，同唯物主义的基础协调起来，并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改造。但是，这个任务费尔巴哈是完成不了的。他虽然有“基础”，但是在这里还没有摆脱传统的唯心主义束缚，这一点他自己也是承认的，他说：

“向后退时，我同唯物主义者是一致的；但是往前进时就不一致了。”

但是在这里，在社会领域内，正是费尔巴哈本人没有“前进”，没有超过自己在1840年或1844年的观点，这仍旧主要是由于他的孤寂生活，这种生活迫使这位比其他任何哲学家都更爱好社交的哲学家从他的孤寂的头脑中，而不是从和他才智相当的人们的友好或敌对的接触中得出自己的思想。费尔巴哈在这个领域内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仍然是唯心主义者，我们将在下面加以详细的考察。

这里还应当指出，施达克在找费尔巴哈的唯心主义时找错了地方。他说：

“费尔巴哈是唯心主义者，他相信人类的进步。”（第